

呂紹光著

故園

詩集

丁時代出版社發行

故園

呂紹光著

851.6/6921.6
丁時代出版社出版

大時代叢書之

故園

詩集

呂紹先著

大時代出版社出版

大時代叢書之一

故園

精裝及
 本本
 售賣
 幣
 郵寄費
 五角
 七角

著者 呂紹光

發行者 徐筱雲

出版者 大時代出版社
法租界貝勒路
九一四弄四號

印刷者 大時代印刷所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八月月初版



李林 1938

影 寫 者 作

序

我只會歌唱我自己的心情和幻覺，很少幾首詩是爲大多數人寫照的，這是我的詩的一個缺點；而本書的作者却爲勞苦大眾寫了不少的詩。集中沒有一首戀歌，這一點最值得欽佩。Drinkwater 氏的 Outline of Literature 插圖中有一幅狄更司，畫着他握着一支筆在思索，而環繞於他的頭腦周圍，約隱約現似在雲霧中的是他小說中的人物。倘若替作者畫一張像，似乎也應該在他的周圍畫上丫頭、苦工、奶媽、乞丐、漁人、舞女、賣瓜的、玩猴戲的、人力車夫、唱道情的、街頭的孩子以及窮苦的爸爸。不，還得加上他自己，苦憶着老母和家鄉的他自己，爲生活重担所壓迫的他自己。

蘇俄詩人葉賽寧 (Yezekins) 嘗憶歎着農村的沒落，以他藝術的彩筆寫着田園的牧歌。本集中如覺醒、恐怖的莊上、寥落的鄉村等也都顯示了這個消息。故園、暮、野外、這三首詩雖然僅只是農村的懷念，却是三首很好的歌唱。

作者自己也是知識的勞工，如一顆心、人生的寒顫之類是使我發出共鳴的。我也會這樣的絕叫過：

「佢儂着背終日伏案的人呵！」

從春到夏，從秋到冬，

轉眼間幾年已經過去。

偶然踏着繽紛的落英，

方纔覺醒似的長吁：

「喂呀，春已去了！」（自歎）

知識的勞工，筋力的勞工，在近幾年來，該往何處去呢？

趙景深，廿七年六月。

自 白

我喜讀古詩，更愛看新詩；因此便常常的歡喜寫點詩。

二十三年夏，我和幾個朋友主編詩歌月報時，對於新詩發生了極大的興趣，所以寫了很多的詩，後來我曾出版了兩部詩集——紹光的詩和夜歸。——現在又將「七七」事變以前所寫的新詩，集成成冊，付印問世，這在我生命的過程中又留下一點痕跡了。

這本詩集里的詩，有一部分發表過，這些詩我雖不敢說好，但有一點我認爲是滿意的，——即當我寫任何一首詩時，情緒是熱烈的；態度是誠懇的；意志是清明的。在我的良心上並不感受到絲毫虛偽的懺悔。這些詩句，可以說是我真情的流露。

來日方長，今後自當更加努力，以補現今之不足。

本詩集承蒙趙景深先生作序李善靜先生畫像，特致謝忱。

困難方殷，寫此「白白」時，內心有無限的隱痛。噫！

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深夜紹光寫于上海。

目錄

悼高爾基	一
故園	四
人生的寒顛	六
漁人	九
乞丐	一三
西瓜的	一六
玩猴戲的	二〇
舞女麗麗	二三
人力車夫	二七
丫頭	二九

家鄉	三四
懷念	三七
一顆心	三九
奶媽	四一
唱道情的	四七
暮	五一
街頭的孩子	五三
清晨的苦工	五五
都市之夜	五八
瘋狂了的五月十二夜	六四
黃浦江頭	六九
父母的心	七一

淪落·····	七三
人生道上·····	七六
寥落的鄉村·····	七七
老年人·····	八〇
熱淚·····	八二
野外·····	八四
鄉村素描·····	八六
深夜·····	八八
流浪·····	九〇
啼笑·····	九二
江干之夜·····	九四
覺醒·····	九六

農家	九九
農家婦	一〇一
旅人	一〇三
恐怖的莊上	一〇五
夢遇志摩	一〇八
弔朱湘	一一〇
誰害死了阮玲玉	一一三
雪晨的紅日	一一六
荒蕪的園里	一一七
夏夜	一一九
山崗	一二一
鄉情	一二三

夜泊	一二五
天堂里的罪惡	一二八
變幻	一三二
划船歌	一三六
哀悼魯迅先生	一三八

悼高爾基

現世紀的偉人，高爾基，

你帶着勝利的微笑，光輝，

悄悄的與人世長辭，——

你的死，是宇宙間空前的損失！

千百萬熱血的青年，

同聲讚嘆你那——

奮鬥的精神，革命的偉蹟，

如今你雖死了，你的事業，

却永恆活躍在羣衆心里！

惋惜，悲傷，痛哭，……：

這些安慰不了你的靈魂，

真正愛戴你的人們，

應有你同樣的意志，精神，

推進人類的平等，時代的光明。

高爾基，——現世紀的偉人！

最前線的忠實的勞動者！

你的生命，像一支火箭，

穿破了人間的黑暗，卑污，陰沉，

指示出人們前進的路程，

哦，殞落了，文壇上的巨星！

二十五年七月十日草

故園

悄悄的我來到

昔日棲息的家園，

滿樹的斜輝，

靜伴着「知了」的鳴咽，

斷垣殘壁間，依舊隱現着

童年時代亂塗的筆跡。

野草叢中婆娑着幾點黃花，

一頭紅蜻蜓，掙扎在門框的蛛網上，

隣近的老叟，鄉婦，牧童，

都帶着驚奇的神情，
站在園外探望；

「誰呵？天快晚了，
還在這兒幹嗎？」

人生的寒顫

似水的年華，
帶去了我的天真，活潑，
燦爛的青春也被摧毀了！
如今憂慮，困倦的心田，
老是噙着一朵酸辛的苦笑。

人是一天天的老了，
前途呢？事業呢？
我鬱鬱的凝望着
灰暗死寂的蒼天，

滿眼的熱淚，
暗自滾向心底！

生活的重担，緊緊地，
壓彎了我的背脊，

「勞心」更「勞力」，像一隻牛
日夜辛苦的工作着，

我想：「死」才是我安息的時日！

童年的美夢，
青春的熱戀，

像春花般的零落，飄逝了。

噫，往事如過眼的雲煙，
在無聲的太息中，
我打了個人生的寒顫！

漁 人

浩渺的海濤，
緊吻着遼闊的雲天；
飄忽的青煙，縷縷的
旋繞着陳舊的漁船。

漁人們朝朝暮暮，
伴着波瀾的起伏，
伴着雲天的寂寞，
大海里的魚兒不易捕，
終年的苦辛不夠繳船租。

看，那片片破帆，
怎擋得住狂風暴雨的襲擊？
刺滿了創傷的船身，
怕終有一日沉沒在海底。

隨波飄流的漁人們，
誰會想到這些危險？
飽受驚駭的心情，
早就將生命置之度外。
而今朦朧的煙霧里，
不再浮起一隻輕快的漁歌，

遼闊的海面，洶湧着人事的悽楚！

可憐的漁人們，

讓焦急塗遍了心靈，

眼看着外魚的傾銷，

身受着稅捐的苛重，

呵，這是命運使然嗎？

滴滿了酸辛之淚的

破舊的漁網，

露出難再工作的箇傷，

浮在天邊的點點的船帆呵，

可曾感得自身的危殆？！

聽，海天遠處，

誰在引吭叫囂？

黑暗的天邊行將破曉，

等着吧，泛濫的波光里，

會開出千萬朵新的歡笑！

乞 丐

陰沉的夜，陰沉的風，

陰沉的宇宙葬入無邊的空洞。

可憐你，世間的罪人，

裹着滿腔生活之熱戀，

從冷落的鄉鎮來到繁囂的市廛，

瘦削的背影，塗滿了悠悠的酸辛，

日日夜夜，你嘆息

生之命運於黑暗之邊緣，

讓飢寒傾聽着你步伐的疲困，

讓恐怖觀蹙地爬過你的神靈，

讓罪惡死死的籠罩着你，
太陽不會溫暖過你的心身，
呵，是誰掩上了你的幸福之門？
黯然而地，像狂風撲滅了奄奄的火紅！

你提心吊胆的防禦着：

這陰沉的夜，陰沉的風；

這鬼祟的世界的惡魔，

猙獰地，睥睨着你崎嶇的旅程，

你說你要活命，

遂不惜忍耐一切勢利的磨折，

但是，我要問：當兇狠的鋒芒

刺入你的心尖時，

可曾激動你對於現實的奇異？

時代的奔流，總得有一日

從黝暗的地窟里，

猛的迸出一聲驚人的奇跡：

呀，天亮了，清明的宇宙，

充滿了仁愛，快感和熱力！

賣瓜的

六月的太陽，像顆火球，
刺人的熱浪漫天的流，
街心的馬路蒸出了油，
樹蔭下狗兒伸長了舌頭，
見了乞丐也懶得發聲怒吼。

賣瓜的聲浪蓋滿了街頭，巷口，
從清晨到黃昏，賣瓜的喊乾了喉嚨，
喊破了嘴唇，喊累了身心，
雖然肩上壓着滿担的鮮瓜，

可是他知道自家貧寒的環境，

寧可喝口冷水，却捨不得

享受半片甜蜜的瓜籬。

誰的內心不蘊着氣憤？

眼望着辛苦養熟的瓜兒，

全給那些不費力的老爺，太太，……

坐在電風扇下，冷氣間里逍遙大嚼。

瓜味好，大家吃得笑洋洋，

倘有個吃得不開心，

賣瓜的三代都遭瘟！

那個吃瓜的曾想到種瓜的苦辛？

賣瓜者的淒涼更有誰同情？

富人的心腸倒真奇怪：

情願花百萬鉅金去諂媚那有權勢的閹人，

對苦力半個銅子也不肯輕易施捨。

這畸形的世間，世間的畸形，

只要你的眼光不受蒙蔽，

不壞良心，神志不受欺哄，

想任何壓力也制不住你不平的呼聲！

苦力們，揚起你們巨大的拳頭，

奮發你們勇敢的精神，

去和一切的惡勢力肉搏，鬥爭，
誓死掃除這世間病態的畸形！

玩猴戲的

大寒天的臘月，

莊上的梅花開放了，

玩猴戲的又在破舊的祠堂前，

敲着鑼鼓呼喊：

石狗兒跳圈。猴子騎綿羊，

裝小姑娘挑水，快來瞧呀！

莊上的孩子哭嚷着要瞧，

孩子的媽媽沒神去理睬。

只顧彎着身腰低下頭來打草鞋，

鑼鼓響了半天，
玩猴戲的喊破了嗓子，
四圍還是冷寂寂的。

玩猴戲的渾身冷得打顫，
望着祠堂門楣上

破爛的匾額發楞：

日子過得真快，
一年不如一年，

這玩意還有啥幹頭呢？！

黃昏爬進了莊上，

玩猴戲的走出了村莊，
枯黃的臉上沒有笑容，
悲傷，失望，緊抓住他們的心：
就在這路旁的涼亭里
歇夜吧，唉，可怕的冷風！

舞女麗麗

麗麗，誰叫你打扮得這般嬌俏妖媚？

兩抹眉峯，費勁兒畫，畫得細細的，彎彎的。

一頭黑髮，拚命的燙，燙得鬆鬆的，鬢鬢的。

指尖，腳甲，塗好鮮妍的蔻丹。

大腿，臂膀，敷上雪白的香粉。

婀娜的身姿，靈活的眼睛。

「人間仙子呵，舞后呵，……」

的確，不知迷醉了幾許舞客的心神！

在爵士音樂的悠揚中，

你飽受着異性的欺調和蹂躪：

Waltz, fox-Trot, Blues, ………

跳啊，跳，管不了你腰兒痛，腳兒痠，

頭眼昏亂，心叫苦，

金錢的巨掌，佔有了你底一切，

麗麗，年青的舞女，

告訴你吧：險詐的世態，

怎栽培得住一朵娉婷的玫瑰？！

紅、綠、藍、紫、交流着的電虹，

多麼富有誘感性的光采！

麗麗，我知道你的心是憂鬱，灰色的。

你看，舞客們的眼線，鬼祟地

都集中在你的面龐，腰身，：

爲了你，不，爲了他們性慾的苦悶，

不惜「坐檯子」一瓶又一瓶的開着啤酒，香檳，

想用金錢來博取你的歡心和垂青！

舞客們，一個個緊攬着

你那纖細而倦困的柔腰，

牢貼着你的高挺的乳峯，

在光滑的地板上，隨着 *Violine* 的旋律，

飄飄的，飄飄的閃動。

「麗麗，我愛你，再挨近一點喲，你的面孔，……」

金錢的魔力壓着你的氣憤，
陣陣羞辱襲擊你的心靈，
但有甚麼方法可想呵，
這也爲的是要生存！

人力車夫

夜深了，你還疲乏地

拖着那塗滿了酸辛的車輪，

伴着街心的冷寂。

沉痛的面容，迥又是內心感着人事的奇異！

暗淡的燈光，悽愴地

籠罩着你，你的心，

你渾身的血液，筋肉，精力，

將被勞苦的歲月消磨盡！

茫茫的黑夜，終究迷不住

你神志的清明，你說：枯瘦的脊梁上

雖然烙滿了罪惡的傷痕，

但是這不打緊，

苦難的掙扎里才有新的熱力誕生！

靜默里蘊蓄着偉大的翼騰，

黑夜的魔網掩不住火花的飛奔，

朋友，打起勇敢的精神前進，

衝過這罪惡的長夜，

讓大地在光明里來一次空前的歡忻！

丫頭

火炎炎的六月

苦命的丫頭生活受煎熬。

奶奶生來就怕熱，

吃飯，睡覺，打牌，談天，……

丫頭都得侍候在身邊，

不停的揮扇，替送茶煙。

奶奶的生命真貴重，

半天的頭昏，

便請了三四個大夫來看病。

丫頭中了暑，大發寒熱，
渾身痠軟得不能起身，
老爺却因此氣得頓足，
大發雷霆：
哼，賤貨，裝病，
不給你飯吃，
看你這懶鬼怎活得成！

丫頭氣得沒奈何，
滿腔酸辛向誰訴？
只好自嘆命薄，
帶着疾病去工作，

眼前的情景一片模糊，
心頭好像燃燒着盤火：
唉，這日子難過呵難過，
老爺，奶奶的心腸狠於虎！

丫頭回想到三年前

悽慘的暮春時光：

破舊的茅房，霉濕的床，

年老的爹爹辛苦耕田受了傷，

家中沒錢更沒糧，

可憐媽，險些兒急得瘋狂。

窮人遭難沒法想，

只好忍心將親生的女兒

低價出賣換藥湯；

如今呵，貧困的爹娘，

可還受苦在世上？

安閑，歡笑，從沒她底分，

死神的巨掌抓住了

那顫慄的身心，

她凝望着飄忽的雲天

私下在祈禱：——

來生做狗，做貓，

我都不怨怪，

唯願不再投胎做了頭活受罪！

聽呵，——

聽誰在說：

怕這丫頭的命運，

難撐過火炎炎的六月！

家 鄉

麥子快黃的時節，
失業的皮鞭，又迫我
回到了闊別十年的故鄉，
飄零慣了的心情，
在默默的沉思里，
掀起了無限的悵惘！

村口的觀音廟，
不再浮起裊裊的鐘響，
往昔香火的榮華，

隨着飢荒的波瀾而消失。

彎曲的碎石子的街道，

展覽着一堆堆的牛糞，豬屎，垃圾。

入夜的鄉村，靜寂得怕人，

更夫の木梆聲，寥寥的

像是窮困者內心的悸動，

荒郊遠處，隱隱的有村婦招魂！

淒切的音流，懷着恐懼以消沉！

童年時代的遊伴，

如今都感到生活的奇緊，

見面時誰也無心提起過去的歡笑，
眼前的苦痛已足夠挨熬！

唉，闊別了十年的故鄉，

引起了我一串串人事的傷感！

懷 念

故園的花，

寂寂的開

寂寂的落了，

那淪落在異國的人兒，

還是害着抑鬱的心病嗎？

一番細雨，一番風，

消逝在故園的

淒冷的殘夢里。

那淪落在異國的人兒，

可曾眷念到故人的寂寞呢？

一顆心

一串串的日子，

匆匆的在幻夢的邊緣

滑過了，——杳無聲息地。

年青的心，刺上了

生活的烙印，

抑鬱的影子，

像雨天的苦悶的黃昏！

「春去了，夏又來臨！」

悽迷的太息，
纏上衰頹的眉峯，
如今，我深深的認識了人生！

不是虛渺的說謊，
或輕薄的荒唐，
一顆心，老是顫跳着，
像是爲了什麼？
呵，爲了什麼呢？！

奶 媽

她是個刻苦而勤樸的女人，
當她產後半個月的光景，
便背棄了窮荒的家園，
離別了丈夫和子女，
懷着一顆希冀的心，
形單影隻，耐着酸痛，
來到勢利萬能的都市謀生。

闊爺的太太享慣了福，
生了孩子用不着自家操心，

粉嫩高挺的乳峯，

不是爲的給孩子吸吮，

（專供闊爺無聊的欣賞和戲弄。）

只有那生活在窮困急流中的

鄉下女人，才肯熬出賣奶汁來活命！

幸而人間造成了這畸形，

否則窮人又得失去一條活路。

有人很奇異：同樣的是人，

爲甚這中間有着貴賤的劃分？

的確，這是個惡性的啞謎，

但總得有解決的一日！

高貴的太太，有時用着安撫的口吻，

關照她養孩子要細心：

奶媽，你好生的養育小寶寶，

今後你可有福分在東家做一生。

回到鄉間多麼苦，

吃的草根，穿着破衫真羞人。

只要孩子沒病痛，

決不辭歇你的工，

你該曉得東家的生活並不怎樣重。

呆呆地，她枯守在搖籃旁，

低聲的哼着鄉間的催眠曲，

傷神的眼淚直往心里流：

爲甚我該做一生的苦工？

把人當做牛馬，還說生活不重！

試問誰個奶媽敢保孩子沒病痛？

唉！地獄下貧苦的窮人，

何時才得翻身？……

每值夜闌人靜，

她老是睡不成夢，

疲勞吻遍了她的渾身，

她想：朝朝暮暮，辛辛苦苦，

替人家的孩子担心，

自己的兒女反無暇去照應！

也許他們此刻在悲啼呼喊，怨恨

遠離異鄉的母親：媽，你心腸好狠，——

忍心拋棄了親生的骨肉不問？！

一天早晨，她下了決心：

別了，都市的華麗的皇宮，

高貴的太太，小姐，闊爺們，

我情願回到鄉間吃樹皮草根，

不忍在這里遭人的白眼，苟安偷生！

我要回到窮荒的家園，撫養自家的兒女，

寧肯犧牲一切，不願再做高貴人的奴隸！

唱道情的

偏僻的鄉鎮，

顯然是荒涼多了，

街心冷清清的，

一家豆腐鋪門口，

有個偃偻的老頭子，

（愁着眉，然而裝着苦笑。）

敲着竹筒口緊繃的蛇皮，

低弱顫澀地哼着道情。

他從這家到那家，

哼了一曲又一曲，
那情調愈哼愈悲酸，
好像病人最後的呻訴，
不，像煞荒塚里的鬼哭，——
一聲聲塗濃了街心的悽楚！

他奇怪：兩年前的街心，
並不像這般冷靜，
來一趟，總得有幾文，
如今見面還沒哼，
他們就苦着臉搖頭：
「走江湖的，對不起，

多趕一家吧！」

他蹣跚地走過

舊日留宿的小飯店，

那坐在門檻上的

老板娘，笑咪咪的說：

「歇夜嗎？快斷黑了，

明天再走哪！」

他搖搖頭，——沒有作聲，

幾疑這是場幻夢。

流浪的心靈里，

囚着說不出的忍痛。

生活的黑影，蹉楞楞的

在他的眼前閃過：

唉，天哪，今晚又得熬冷挨餓！

暮

料峭的黃昏，

抹上冷僻的山徑。

一頂肩輿，匆匆的

穿過古老的茶亭。

縷縷的青煙，

浮繞峻削的山峯。

幾點烏鴉，翩翩的

飛入幽綠的松林。

老邁的樵夫，
背負着兩束乾薪，
喘着氣息，慢慢的
踱進破舊的廳門。

街頭的孩子

骯髒的孩子，

你可有母親？

她的生涯：

是替光漢打補釘，

抑是靠拾煤屑活命？

骯髒的孩子，

你可有父親？

他的工作：

是賴拉車子度日，

還是靠扒竊偷生？

可憐的孩子，

你沒有爸媽？

他們是人間的奴隸！

他們是勢利的囚犯！

可憐的孩子，

你可感到飢餓，寒冷？

夜已深了，

你還徬徨街頭作甚？！

清晨的苦工

摩天的大廈敷上朝霧的朦朧，

冰冷的空氣伴着街心的寂靜；

悠長的柏油路浮着幾個苦力：

啊噠，叮噠，……叮叮噠，……

鐵錘的起落，鋼錐的移動，

筋肉的震顫，渾身的靈敏，

看，大地呈現着活躍的力，新的生命，

世間忠實的創造者，——我們的苦工！

工頭口嚼着煙捲，不住的叮噠：

弟兄們，吃點苦，多賣些力，
趕清早修好這條人行道，
誰個敢偷懶，就別怪我不顧交！
啊唷，叮噹，……叮叮噹……
大地猛烈的震動着，——
都市的核心也在頻頻發抖了。

塵天的大廈浴着新鮮的陽光，
清道夫，垃圾車，糞車，……
匆匆地打修好的路上走過。
苦力們揩着額上溼溼的汗珠，
振一盪盪久了的背脊和頭頸：

「媽的，肚腸穢氣的哪，

去那兒買幾個燒餅？」

「瞧，好紅的太陽照耀着我們的生命！」

都市之夜

夜，聲色利慾卑污險詐的都市之夜，

任你滿衢的五采電炬如何炫耀，輝煌，

任你貴族式的摩天洋樓如何魁梧，雄壯，

任你飛馳的車輪如何放肆，顛狂，

任你跳舞場，咖啡館，按摩室，妓院……

裝置得如何富麗，堂皇，

任你侵略者的爪牙如何施其所謂維持治安之技倆，

然而這些，這些新奇的變幻，虛偽的榮華，

掩不了你事實上遍體罪惡的創傷。

你聽，那燈紅酒綠，性慾流溢的場所里，

飄出來的靡爛的爵士音響，

是否壓蓋得住這怒潮般勢衆的饑寒呼哮的恐慌？

你看，那人影依依卿卿我我的享樂主義者，

還在迷網里玩着十八世紀的醜花樣，

試問這些生活於優遊夢幻中的人們，

怎抵抗得住如許鐵般的軀身，

火般的眼睛的流浪者的衝鋒，揮揚？

有人說：你是地獄，但也是天堂，——

可是你的天堂却建築在地獄上。

時代的車輪告訴我們：

總得有一日地獄來個猛烈的大翻身，

讓那些長期呻吟於黑暗里的囚犯，

也得望着清明的高空，
自由地呼吸新鮮的氣氛，
伸一伸彎曲的背脊和身腰，
舒一舒閉塞苦悶的神情，
這是人類進化中必然的現象，
用不着驚異，更不是稀罕的奇蹟，
正有如自然的旋律，有黑夜，也有白天，
有炎炎炎的長夏，也有溫悠悠的春日。
哦，如今在你每一根纖細的脈搏的跳動里，
那深深的藏着恐怖的爆炸的火線，
總管你有飛機，大砲，艦艇，……
奈何這些殺人的武器，

永不能壓服大眾內心的氣憤！

憑良心說，長此這樣下去，

這空間究竟成了個甚麼世界？

幸福，愉樂，被操縱於勢利者之手，

悲慘，苦痛，却是千萬勞苦者去換，

難道你發了瘋狂，

忍將天賦人類的同一的本性

強形成兩種不同的階段看待？

嘿，告訴你：掙扎在苦難里的人們，

誰都乘有覺醒的本能，

卑怯，怠惰的奴隸性，只有那些

有關階級的公子哥兒，巧詐的市儈，

看做苟安偷生的無上法寶。

也許還須洒十次，百次，甚至千萬次，
鬥爭的革命意識的熱血，

這可不打緊，有若大海的怒濤，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滾滾而來，

誠然，爲着自由鬥爭的流血，犧牲，
具有偉大的悲壯的榮幸！

除非世界果真一旦毀滅了，

否則一次的犧牲有一次的代價在。

等着吧，那悲壯的時辰趕來：

罪惡之夜，都市的妖孽，

摧殘人類的劊子手，

以色列懲卑污險詐的承襲者，
我們早就認清了你們猙獰的面目，
滾開吧，滾開，這世界不容你們再有一刻的棲息！

瘋狂了的五月十二夜

上海，半殖民地的上海。

今夜你是多麼的興高采烈，

黃浦江頭，南京路上，跑馬廳畔，……

充滿了五采繽紛的電炬，

街頭巷尾只見頭顱在鑽動，

今天是英皇加冕典禮的大慶，

大英帝國是多麼的威風！

看，遠在異國的上海，

今夜竟像得了瘋狂症，

千百萬中外的人民，

都被捲入熱烈慶祝的狂濤中，

電炬下擠擁着的

百分之九十九是黃帝的子孫，
飽受巡捕木梆襲擊的

全是我們的苦淒熱鬧的市民。

光榮，神氣，是大英帝國的，

在光榮，神氣的籠罩下，

更顯出我們的恥辱和慚愧！

我們有國慶，也有國恥，

但這些值得紀念的日子，

都在靜寂或戒嚴聲中消逝了！

上海，是我們的，

却不容許我們有一次熱烈的慶祝，

更不應允我們有一次沉痛的紀念！

南京路上流過不少同胞的熱血，

黃浦江心帝國主義者的兵艦，

也曾給我們極大的威脅！

我們在恥辱的五月中，

眼睜睜的望着人家慶祝，

蒙着羞愧替人家鬧熱！

喜湊熱鬧的市民呵，

在今夜熱烈慶祝的空氣中，
可曾想到大好河山業已變色？
失地的同胞正在受苦，呻吟！
我們的國恥可曾雪除？

災區的難民靠誰拯救？
眼望着大英帝國的光榮，
引起了極端的悲憤，
淒酸的熱淚滾碎了我的心！

上海，半殖民地的上海，
何日才能使我瘋狂地，
熱烈地喊一聲：——

光榮的日子呵，

光榮的日子是我們的！

一九三七，五、十三。

黃浦江頭

黃浦江潮，涌，涌，涌，

鮮紅的太陽，滾出了浩渺的江心。

一陣悲壯的歌聲來自煙風遠處，

激動了千萬顆不安定的心靈！

「做工……活命……不怕艱苦……」

襁褓的影子一羣又一羣，

閃過了岸頭悠長的馬路，

勇敢的戰士們，我向你致敬！

艱困奮鬥的旅程里，

才能理會人生偉大的意義。

沒有黑夜怎能顯出白晝的奇異？

的確，不容你猶豫，人生只有向前涌。

畏難，苟安，是做人的恥辱。

諂媚，無恥，是庸愚的奴才。

時代的車輪不停的進展着，

猙獰的魔網終有被碾碎的一天！

父母的心

媽媽坐在杌子上

替妹妹打毛繩衣；

搖籃里的弟弟，

牙牙的在學語。

慈母的心突然起了懷疑：

難道這一生全爲了兒女？

窮苦的爸爸，

愁着臉，憊弱地，

在庭前賤來又賤去，

憂慮現他的眼籬：

孩子們一天天大了，

將來怎末好呢？……

……

淪落

害着貧血症的鄉村，
成天的有算命的瞎子
敲着圓小的銅鑼，
一聲又一聲，
擾亂了天涯的寂寞。
悠悠的馬車，偷偷的
在希冀的驚悸里滑過！

淪落異鄉的人，
敲多麼的荒唐；

說是無心吧，
却又老是默默的戀想：
該算算命啦，
免得夜夜的夢幻里，
浮起疑慮，尤怨的感傷！

溫柔的記憶，
一閃，一閃的，
消逝在天涯的心上，
黃昏的秋風，
最關情的是羈旅的後徨，
呵，春去了，夏去了，天涯遠處，

那病在床榻的老母，如今怎樣呢？

人生道上

糞車，鏗鏘的，
輾破了清晨的死寂。

氣喘輕吻着氣息，
幽靈般的影子映在雨點里。

酣睡樓頭的人兒，
被驚醒了嗎？——甜美的夢。

悠悠的人生道上，

展覽着黑夜的風景線！

寥落的鄉村

古銅色的溪流，

縈繞着寥落的鄉村；

表彰聲譽的貞節坊，

一座座矗立在荒冷的路旁，

當年驚人的神威，榮華，……：

早已蕩爲寒煙之夢了！

鄉民打坊前走過，

誰都仰起頭來注視

那塊雙龍盤珠的聖旨，

情不自禁的嘆息着：

這時代一年不如一年了，

的確，比牛馬還苦，如今的生活！

走遍了鄉村，

尋不着一個笑臉。

樹蔭下，顫顫的農夫，

伴着氣喘的黃牛落淚。

擣衣溪頭的村婦，

心神却浸在焦急的泛濫里：

剩下的麥麩快嚼完了，

將來的日子怎麼熬過？！

老年人

秋風吹醒了老年人的心，

清癯的影子在頻頻顫慄了！

離菊的芬芳襲上破舊的衣袖，

呵，多麼感人的舊時的氣息呀！

梧桐葉寂寞地落了，

老年人體味得生之意義了！

來，去，是多麼的匆匆呢？

人生的牽絆，——世間的一切！

熱 淚

沉默地，他躺在破舊的板床上，

昏晦的燈火，遲疑似的

伴着他身世的淒涼。

紅泥粉塗過的牆壁間，

嵌着他妻子的遺像。

聽，紙糊的破窗戶外，

誰在喘着氣，拖着那沉重的步伐？

是青春時代的遊伴呢？

抑是那死去的苦命的幽魂？

昏沉的燈火，

被夜風曳去了生之氣息，

衰頹的眼睛，在靜寂里

向着妻子的遺像，

滴下幾點悽酸的熱淚！

野 外

蕭條的原野交給了黃昏，
暗綠的森林里浮起一陣烏鴉的哀鳴，
高聳的山峯挂着初夏的苦悶，
獵罷歸來的得得的馬蹄，
踩碎了古道上夕暉的殘夢。

山脚下有個老農在修補芥棚，
門前蘊蓄着的草堆里
冒出縷縷的烏煙，雜着糞息。

「哦，晚了，歇歇吧，明天再做呢！」

他嘆了口氣，又慢慢的走到牛欄邊，
看看他的黃牛可曾安睡？

鄉村素描

伶俐的村姑，蹲在

新月般的塘畔淘米洗棗，

粗布衣裳漫雅潔，

秀媚的丰姿像朵野玫瑰。

樹蔭里，農婦在餵豬。

草墩上，睡醒的花貓，

懶懶的弓起背脊噬着呵欠，

一頭黑狗輕佻地吻着她的衣角。

田野間的牧童，
哼着清脆宛轉的山歌，
幽寂的小徑上，
遲遲的踱來個年老的尼姑。

暮色塗遍了山峯，
漁翁，耕夫，各背着漁網，犁鋤，
無力地走進了灰暗的家門，
落葉的枝頭掛滿了烏鴉的噪弄。

深 夜

夜深了，

誰在敲門呢？

我從夢里驚醒來。

披好衣裳，

側耳靜聽，

門外又寂然了。

誰呢？……

我打了個寒顫，

渾身起着雞皮似的細粒。

悄悄的，我揭開窗簾，

一樹花影浮在門前，

滿天的星斗照着靜寂！

流 浪

三月的煙霞，

伴着我蹣跚天涯。

年輕的癡戀，

丟在青青的島上。

海上的薔薇，

開了，朵朵的妍紅。

憔悴的影子，

冷清清的，像微風。

別怪我呆傻，

耿耿的心旌，

繃不起燦爛的鮮花，

婷婷的情影我更怕。

烟霞，捲起來，

可憐我的心，

讓縈滿傷痕的夢魂，

去踏醒寂寞的山徑。

啼 笑

悲苦的歲月，忍著性揆熬；
生命的泉源激不起

一絲舒暢的歡笑，

一度痛快的啼哭，

甚至一句話已溜到舌尖，

突的却又不敢輕意開口，

只好借重那癱澀的鼻音，

哼一闕「人莫我知」的心曲！

的確，這世間做人難，

（即使苟延殘喘也不易）。

形態與心志的矛盾，

會使你碰着難以思索的煩悶。

或奇怪了，年青青的人，

像是得了不能療治的神經病，

然而我是莫可奈何地忍耐着，

在夜靜更深時，羞忿地

摔出個無聲的究問：

生命的源泉里，爲甚沒有——

舒暢的歡笑，痛快的啼哭？！

江干之夜

朦朧的夜色，

籠罩着江身。

蘆葦深處，

有漁火星星。

寂寞的江心，

任波濤洶湧。

銀漢的盡頭，

是誰的家門？

十年的流浪，
刺傷了慈母的心；
相思的熱淚，
沾滿了衣襟。

聽哪，聽天風？
呼喚誰的姓名？
江流的波濤，
滾，滾，滾進遊子的心！

覺 醒

破落的鄉村，怎經得起

連年的烽火冲天，兵車縱橫，

水災旱荒，雜稅苛捐的蹂躪？

可憐呵，千萬顆不安定的人心，

活活的感受着失業，壓榨的苦痛！

誰的心尖上能覓取一朵歡笑？

憎惡，怨恨的火焰，

燃燒着飢餓之羣的思潮：

死，也得死個痛快！

我們要爲着自由，正義，奮鬥而生活！

是的，誰肯把有熱力的生命，

認作罪惡的虛空？

人面獸心的無恥之輩呵，

貪得無厭的禍魁呵，

你們的醜態全被人認清：

甘言，媚詞，從此還能引起誰的同情？

威嚇，欺詐的老玩意更失去了效能！

聽，破落的鄉村，激起了驚天的騷動，

人們的心底湧着壯烈的驚騰！

誰都看透了現實的重心：

起來吧，掙扎在鐵蹄下的罪人，

此刻正是奮勇犧牲的時辰！

儻生怕死才是人類的奇恥大辱，

一息尚存怎肯放棄做人的責任？

誰說人生是一齣幻夢？

看，期望的火焰，瀾漫了太空，

熱烈的電紅，閃閃的

掀起了大地的覺醒！

農 家

蒼茫的暮色里，
浮起農婦的
嘮嘮的呼豕聲。
樵瘦的農夫，
牽着一頭黃牛，
背着笨重的犁耙，
疲乏地，像一縷幽靈
走過荒涼的田塍。

一鉤新月，淡淡的

描上死寂的茅棚；

欄柵里的黃牛，

淒切地哀號着，

驚醒了農夫的幻夢：

「小毛的媽媽，

你快去看看牛怎樣了，

我遍身又在發冷……」

農家婦

她在灶房間忙着做飯，

瘦黃的臉龐閃着燦燦的火紅。

她的心頭却又在計算：

園圃里的菜蔬，明天該去澆次澆，

柴門外的小黑狗，

汪汪的吠個不停，

窮困的焦急，湧上她的眉峯：

唉，怕又是錢糧差上門！

噓，……噓，……噓，……

一個算命的瞎子，

慢慢的走過門前的泥徑，

她輕輕的鬆了口氣，嘆道：呵，苦命！……

院子里母鷄開關的噪着黃昏，

她懷着眷憐的心情，斜倚柴門，

颼颼的晚風里飄來了顫抖的聲音。

「媽，爸回來了嗎？今天砍的柴怪重。」

旅 人

你倦了，倦了，——

長途跋涉的旅人啊。

經過了悠久的

飢寒交迫的年華的你，

還能哼出一支顫抖的

從海闊天空的遠處

帶來的流浪之歌嗎？

憂悶緊抓住你底心弦，

消瘦的背影，

却又私自在嘆息命運之多舛！

春天的花朵，秋天的葉子，

在風吹雨打的霎那間，

會變成了泥土，

那末，呻吟於飢寒交迫中的旅人

又豈能超然物外嗎？

人情的感喟，浮上你的眉梢；

馱着困倦的旅人啊，

你請告訴我生命之意義。

恐怖的莊上

卜月的太陽，

剛爬下山腰，

莊上的老巧頭，

便帶着恐懼的神情，

挨戶的警告着，

夜裏團夥放靈活些，

各人當心白家的門戶，

聽說九里卮昨晚闖了大禍，

王老爺的家裏被搶去九千多，

屋子和祠堂全被歹人放了火，

區長的錢太太，「小千金」，
也不知了下落；

還有地保在黑夜里急得敲鑼，

被人砍斷了頭顱，……

鬱悶的天空，寂寂的

鋪滿了濃厚的烏雲，

夜風的呼嘯，

驚起樹林中的鴉鳥，

一聲聲悽切的哀鳴。

鬼寂的莊上，

沒有半點燈光，

更看不見夜行的人影。

但隱隱的却聽得

山脚下的茅屋里，

漏出低弱苦澀的聲音：

「阿桂的爸爸，你聽

竹籬外有腳步響呢！

怕是………。」

「唉，怕什麼？像我們這般的窮人，

誰顧來光顧？除非他發了瘋！

這年頭，只有闊爺們才担心，

怕遭搶，——怕喪命！」

夢遇志摩

昨夜我做了個夢：

猛的一陣狂風，

將我送到開山之頂，

一輪明月高懸在碧空。

白雲在我身上飛奔，

星光在白雲深處閃爍，

一隻夜鶯掠過我的鬚髮，

淒涼地叫了一聲！

白雲上忽的駕着個巨影，

我驚喜地喊了聲：「志摩詩人」！

他微微一笑，

奇怪我怎會到了這山頂？

我翻身飛上白雲，

猛然不見了巨影，

一陣狂風吹過，

我墮下了渺茫的紅塵！

弔朱湘

偌大的天涯，

不容你生活？

窮困的鞭子，

逼迫你奔走

滾滾的波濤！

死了，孤僻的詩人

你算看破了紅塵，

披着輕快的曉風，

心靈里無愁無悔，

吩咐江湖：讓開路，
你要去探求光輝。

你死得舒爽，神奇，
波濤是你的語言，
朝霞是你的美麗，
詩人的神姿，光彩，
永恆在江，海，宇宙，
詩的天國里迴旋。

你愛江上的白鷗，
碧空的流雲，星斗，

渾圓的銀月，露珠。

你愛逍遙的舟子，

靜寂里一支漁歌。

呵，詩人，你真安樂！

從此這世間，

不再聽見你

苦悶的吶喊。

你的人生呵，

真值得歌嘆！

誰害死了阮玲玉？

死了，一顆燦爛的明星！

悲慘的死，酸辛的人生。

青春的年華，敷上了失敗的陰影，

呵，你聽，病態，矛盾的世間，

又有人在那兒爲你鳴冤，氣憤，……：

誰害死了你？玲玉，——

（人問世的可憐蟲！）

是唐季珊？張達民？

不，決不，你的絕筆，

錯認了世態的畸形，人情的險惡！

自殺絕不是做人的光輝，

誠然，你那悽楚的犧牲，

雖能掀起一般人的惋惜，

但，這於你死後的精神有何裨益？！

死若有靈，想你總該有悔悟的一日！

「人言可畏」葬送了你的青春，才藝

你說：「我不死，不能叫我冤」！

唉，誰給你蒙上這「不白之冤」？

張達民：不，那是誰？

呵，是誰？誰？誰害死了玲玉？！

二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於玲玉屍旁。

雪晨的紅日

白皚皚的山尖，

開放了一朵血紅的鮮花；

花蕊里吐出萬丈光芒，

大地因此燦爛了。

哦，我祝禱這血紅的光芒，

永恆不滅！……………

荒蕪的園里

蕪爛的木欄門上，

塗着暗淡的陽光。

一頭蝸牛，懶懶的

爬過駁落的泥牆。

園里的櫻桃紅了，

可是沒人去採摘，

幽徑鋪滿了青苔，

靜寂在那里低訴。

矮矮的屋子，

披荷着濃厚的塵埃。

頹喪的神情，

像失去慈母的嬰孩。

枝頭的百靈，

在晚風里顧盼，凝神，

難道牠心里

也感到意外的苦悶？

夏 夜

靜靜的夏夜，

看，天河高插雲峯，

一顆星，急遽地，

像支火箭，穿破了林梢的岑寂，——

輕輕的浮上遼遠的山尖。

誰家的園子里

飄起嬌嬌的笛聲？

是夏夜倦怠之太息呢？

抑是傷心人別有幽情嗒悵？

煎薰的斜徑上，
有點燈籠的火紅，
模糊的人影，像幽靈般在閃動，
呵，誰在深夜的幽靜里，
奔趨生命的旅程？

山 崗

月色照着我

爬上了山崗，

滿樹的梨花，

閃爍着銀亮。

花影里有她的幽靈，

山崗上有他的墓碑。

子規，停止你的啼血吧，

莫再惹起她的傷悲。

草地上有她的淚痕，
幽徑里有她的影踪，
斑鳩，停止你的啼訴吧，
莫再觸引她的痛恨。

月色照着我
走下了山崗，
嫵媚的情影，
在眼前蕩漾。

鄉情

海面的曉風，
送來了江南的春訊，
縷縷梅花的馨香，
飄過了山崖的尖頂。

波瀾里的舟子，
操着南方的口音，
釣起一串串——
濃厚的鄉情。

縹緲的煙嵐，
像夢里的遊魂，
歸去吧，那白雲深處，
有顆相思寂寞的心。

夜 泊

黑漆的天空，尋不着半點星眼。

濁浪滔滔的江邊，

泊着一隻老舊的帆船，

矮小的艙內有嬰孩啼哭。

船頭一盞提燈，悽冷地閃爍着，

像是在感嘆牠命運的落薄！

船上的爐灶冒起縷縷炊煙，

淺圓的鐵鍋里煮着山芋和瓜皮。

髮髻的舟子，悄悄地

落下半扯的舊破的帆篷，

一面向着蹲在灶旁的妻子說：

孩子哭啞了喉嚨哪，

快去給他吸些奶。

船婦蹙着眉，

懷着憐憫的心情，

爬進陰沉的艙內，

點滴的淚珠濕透了

破舊的藍布衣襟：

嗆，枯癟的奶房，

怎餓得飽飢困的小孩！

水天遠處，猛然一陣汽笛的咆哮，
疲乏的舟子急忙地關照：

哼，想又是外國的兵艦駛來，

小貓頭的奶奶快快禦防，——

擔心兇狠的浪花吞沒了船身！

天堂里的罪惡

霓虹閃動的街道上，

騎着一輛輛新式的汽車，

喬皇的酒館間，坐滿了高貴的顧客。

氣候雖正當六月天，

但那玻璃門內却像是

陽春三月的季節，

你看誰的臉龐不曾挂起得意的歡笑？

——男的：筆挺的西裝，

光滑的格履，口銜着雪茄。

女的：裸着胸，腳，手臂，

嘴唇塗好胭脂，

臉上搽好香粉，

絲絲黑髮燙得像波紋，

晶瑩的眼珠射出誘惑的光采。

精緻的桌上密擺着水菓，海味佳肴，

哼，像這般逍遙世外的人們，

怎知道還有千百萬勞苦的羣衆，

在火熱的六月里過着煎熬的生活！

玻璃門外徘徊着一個

鬢髮斑白，衣衫襤褸的老婆子，

每當食客餐畢離出門來時，

她便懷着惶恐的神情，

哀切地囁訴：老爺，太太，奶奶，小姐，
做做好事三天沒吃哪，

修修來生，給個銅子救救命！……：

看她的心靈却又怪機巧，

眼見高貴的人們剛走近車身，

她就很敏捷地代拉開了車門，

街頭的行人都在替她想：

這般的殷勤該不至於落個空？

事實可不幸，她反因此遭了瘟：

「喂，老太婆，快滾，身上奇臭呢！」！

一支毒箭刺傷了她的心靈，

一陣肉感的粉香滑過她的鼻孔，
還有汽車鳴的一聲，
給了她滿臉的酒煙和埃塵。
可憐老婆子挨了罵，賣了力，
仍然拖着疲乏的影子，
餓着肚皮，流着熱淚，
在巡捕木梆的威嚇下，
在人聲鼎沸黑夜的顫動里，
逃進了陰沉狹小的弄堂！

二十三年夏某夜見于上海南京路

變 幻

輕輕的我推開了
虛掩的籬落的柴扉，
胆怯地躡着脚尖，
走近那爬滿了
野藤花的窗櫺，
細心的探聽着
屋子裏的動靜，
一刻又一刻……
但是沒有半點聲音。

我渾身抽着寒顫，

奇異塗遍了

孤寂的心靈：

難道我悞走了路徑？

錯進了園門？

不，決不，……：

看，那門前的石馬，

不是她三年前

最愛騎的玩物嗎？

我忘記了一切的顧忌，

提高顫抖的嗓子：

綺紋，我的綺紋，——

一聲又一聲……

喊遍了屋子的四週，

仍然杳無人影！

索性我拖着

疲困的軀身，

撞開了屋子的大門：

一陣窒人的霧氣，

衝進我的鼻孔，

絲絲的蛛網，

纏着我的面龐，

裸間的灰塵，
落上我的鬢髮，
朽壞的地氈里，
長滿了怪樣的毒菌。
眼前磚不着，
她絲毫的遺跡，
只一片黑暗，死寂，虛空，……
呵，人事的變幻，
是多麼的奇突，
短短的三年離別，
誰想到那安閑的家園，
會形成如此悽涼的情景？

划船歌

划呀，划，伙伴们，

拚命的划，望着青天遠處，

莫嘆息，莫氣餒，

打起精神，衝破烟霧朦朧。

任波濤滾滾，

任狂風逞兇，

忍着性，莫胆寒，

悄悄的撥破烟霧朦朧，

不管前程有多遠，
我們要抱着犧牲的決心，
勇敢地乘風破浪，
不避艱險的前進！

划呀，划，伙伴們，
拚命的划，望着青天遠處。
聽，天邊外，那熱烈的喧噪，
不正是我們勝利的預兆？

哀悼魯迅先生

天大的神術挽救不了你底生命，

你底死，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損失！

你憎惡「妥協」，更仇視「屈服」。

你底本性愛「討伐」，更愛「報復」。

你永不低頭，拚着命硬幹，

你情願受苦，却不會有過太息或後悔。

你爲着人類的正義，民族的自由，

竭盡了心力而吶喊，而奮鬥！

你爲着表揚真理，發展新文化的前途，

英勇地和一切惡魔衝擊，肉搏！

你不怕時代的暗礁，人間的險惡，

硬起身子，擔當着歷史上艱鉅的使命，

唉，像我才配說：「不愧做一個人」！

「我好像」隻牛……」你說。

是呵，「你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汗」。

你底生活談不到娛樂或休息，

成天的流着血汗工作着，一直到死。

呵，你是個革命的戰士！

你是人類中偉大的創造者！

你是千百萬前進者的導師！

如今你雖騙下了，

但人類永遠忘記不了你！